

日落

复

日出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落复日出/邵振国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丁帆主编)

ISBN 7-200-03629-3

I. 日… II. 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28 号

日落复日出

RI LUO FU RI CHU

邵振国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房山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328 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200-03629-3

I · 559 定价: 19.00 元

总序

丁帆

去年编完《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第一辑)后,总算松了口气。孰料此系列丛书一上市,尚颇受好评,一是读者反映不错,二是一些作家亦情有独钟。因此,在北京出版社文史部诸编辑的建议和促动下,这第二辑的九部作品亦很快面世了。

我曾在《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第一辑)的“总序”中说:“新时期以降,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达到高峰期,富于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只出此8种便有深深的遗珠之憾,这种遗憾只有待这批作品面世后视读者的反应得以弥补。”未曾想到弥补“遗珠之憾”的契机来得如此之快,然而,在“弥补”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筛选,遴选了这九部作品集,却觉得还有“遗珠之憾”。明眼的读者一看便可理解其中的甘苦了,第一辑为8种,第二辑为9种,这个数字的变化就足可见最后定夺时不忍割爱的两难心境。即使如此,仍不能弥补在遴选时惆怅若失的那份无奈心境。

我们面临着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经济体制逐渐走上了全球一体化的运作过程,而旧有的文化语境和现实生活形成的“文化滞差”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片文化的混沌状态,传统(乡土)与现代(都市)的分离而形成的观念的断裂,成为当

下许多作家思考的聚焦，我们不能不直面物质主义时代的种种文化的选择，而文学的表达，尤其是地域文化的表达，乃成为我们窥视这个世界风景线的最好窗口。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平原与山区，乡村与都市，每一地域因着经济与文化的制约，都显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发掘这块地域文化的特征，已经成为某些作家自觉的追求，更有一些未经理论熏陶的作家，以天然去雕饰的品格来书写具有地域风情的文本，这种在不知不觉后面的本能冲动似乎更接近于创作美学的本源。我们发现，在大部分书写当下的地域文化小说中，作家们敏悟到的两种思想、两种观念、两种文化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断裂和思想落差，几乎成为他们所要表现的共同母题，无论是在偏远的山地，还是闪烁着现代虹霓的商业大都市，物质和欲望的压迫成为现代人的“影响和焦虑”。因此，这种内在的冲动成为地域文化表现现代人心理嬗变的一种定势，作家们在文化的裂变中也就找到了自己书写的位置和最佳视角。

在物质和欲望的商业化写作时代，有些作家沉沦了，有些作家在作最后的抗争，还有一些作家干脆遁入历史题材，用浪漫和抒情来疗救心灵的创伤。他们所编织的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俨然是地域文化小说的一束束古典的阳光，照耀着现代人心灵中的暗隅。我以为作为艺术的消极抵抗，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其中的人文内涵是激励人类永远向上、向善、向真、向美的原动力。就此而言，我对那种富有诗性的地域文化小说篇章，则更有一种膜拜的审美心境。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坚守人性和人道已经很难了，作品尚使还有更大更多的人文涵量，则就更使人刮目相看了。我默默祈祷这套丛中作家笔下所折射出的灿烂的人文阳

——总 序——

光，能给读者诸君心灵带来一片明媚和晴朗。

因此，我代表读者向九位作家表示最深挚的敬意！

因此，我亦代表九位作家和编者对支持出版这套具有学术和美学价值丛书的北京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仁们表示虔诚的谢忱！

1998年10月

于金陵紫金山下

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中的文化意蕴

丁 帆

蓝天、白云、绿洲、戈壁、沙石、大漠、长河、阳关、飞天、麦浪、雪野、果园、森林、古长城、莽塬、寨堡、岷山、大青山、栈道、草坝子、黄羊、狼群、獐子、拐枣、沙棘、牛车、马厰、磨盘、犁头、钢叉、木锨、院落、炕头、壮汉、女人、丰乳、肥臀……这一组组意象构成的大西北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成为邵振国小说创作中的鲜明地域纹印标帜。

邵振国是属于那种始终坚持着自身风格的作家，他不能也不可能像时下一批大起大落、大红大紫的青年作家那样跟着商品大潮的感觉走。正因为文坛还有这么一批坚守自身艺术风格和思想的作家在，中国的纯文学阵地才有了那么一份固定的绿色，才有了属于文学的艺术的那份永恒的生命力。

认识邵振国还是 15 年前的事。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茅盾全集》的编辑校注工作，适逢邵振国赴《当代》编辑部修改成名作《麦客》，那时我们能够会面的场所只能是食堂，记得有次饭后蹲在出版社的院子里听他谈及甘肃的人情风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读了他的《麦客》，便更感到亲切动人。再后来陆陆续续读到他的一些作品，便是一种平静而冲淡的审美心境了。

如今再翻动邵振国这一部部中短篇小说，不由得心里一阵

悸动。无可置疑，邵振国的小说迎面扑来的那股地域文化的气息，那裹挟着西北民俗风情的氤氲，足以能够使他的小说成为中国 20 世纪地域小说中的一枝奇葩。其实，比《麦客》更好更耐读的小说，在邵振国的创作中比比皆是。像《河曲，日落复日出》这样作品，我是把它当作三首人性诗、风俗画来阅读观赏的。在河曲雪坝的背景下，那个从人性深处走来的“造筓的人”，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奇诡堂奥的人生画卷，在这里，时间凝固了，瞬间的人性定格，给我们留下了美学的想像空间。九回的河曲弯道峡谷中走来的“淘金人”，在充满着神话色彩的氛围中，闯进了一个如诗如画的世界：“当日头将落去的时候，下游的草坝子是那样美，美丽得令人恐惧，草野、天空，全然是透明的，无一丝污浊的云气，也许这下游刚下了一阵过雨，一道宽得不能再宽的彩虹，由南到北，深深地嵌进天角。”这分明是散文诗的笔法，它使我想起了废名、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但细想，它似乎又多了一层异域的风俗色彩。河曲下游漂泊而来的“首饰匠人”与女老板、痴汉之间的纠葛铺衍在如梦的浪漫哲理故事之中，随着“一方雪的世界的塌落”，我们毕竟终于看到了人性的升腾。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和语言的生动描绘都在广袤的西北风俗画中展开，无疑是给小说平添了更加迷人的色彩。在粗犷中加进的悲壮，在细腻中织入了凄婉，刚柔相济，动中有静，诗情画意，构成了邵振国小说创作诗意的风景线。

作为新近的力作，中篇小说《雀舌》犹如一篇缠绵悱恻的凄丽长诗，其隽永绵长的人生哀歌如泣如诉。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裂变，看到了文化交替给人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困惑。看到了爱情和道德的沉沦，看到了性欲膨胀给人带来的人格两重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邵振国的地域风俗画小说中糅进

了相当深刻的文化含量。洗世的一生终于没有重复老一辈的路辙，这并非是一开始就命定的，而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使他最终脱离了原先的文化运行轨道。淳朴的民风古俗的崩塌，人性中善和美的沦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岂是一个是与非、对与错可以了结的事情。作家将这样的文化尴尬推到了那遥远的西北边地，足见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惯性力之巨大。表现这类主题的小说尤数《远乡夫妇》最为动人，最见工力。郑家邦带着他人的媳妇孩子私奔到这边远的小镇，他们与“土地主”李妈妈、李家爸的种种纠葛，衍化出的那种利与义的文化道德的冲突，被邵振国置放在人性的聚焦点上进行放大，就更凸现了处在现在进行时的文化裂变给人们心灵带来的极大困惑的人生命题。流畅的文笔，曲折的故事给小说增添了无限的可读性，好看易读成为这篇小说新的特征。《远乡夫妇》中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描摹并未遁失，从中，我们可以吮吸到风俗氛围带来的温馨与罗曼。这样的风格同样浸润在中篇小说《大水河》中，作者将一个现代故事置放在一个古朴而又迷离的风俗图画中，由此而展开了人性在文化裂变中的全部堕落过程：在强大的金钱物质的诱惑下，陈文辉不仅出卖了恋人的肉体，同样也亵渎了恋人的精神。我原以为作者是要以一个悲恸的故事结局来了断陈文辉的这段人生情愫，未料作者用诗化的故事“突转”，完成了一个赋有淡淡哀愁的结局——梅与胡杨子的私奔出逃预示着他们重归人性的家园。但是，谁又能保证胡杨子在急骤的经济浪潮拍打下的物欲世界里不重蹈陈文辉的覆辙呢？！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不毛之地，历来是逃犯出没的栖居地，《拐枣》便是在重彩泼墨的风俗画和风情画中展现了人性的格斗，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历代囚徒逃犯，最终会成为这块土

地上生生不息的种子。历史赋予这块土地上人的坚韧性，不管历史的变迁如何剧烈，始终改变不了的是人性和人道的内涵。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我似乎读出了邵振国在回归精神家园中的执著与坚韧：一方面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是人性执着的美质。这就注定了作者选择在悲剧中表现出乐观主义的态度，那首歌谣永远地回荡在这充满着边塞诗意的葡萄园中：“曹家祖居阳关外，几辈子骨头沙石里埋……”，这萦绕在阳关外的歌声，正寓意着那不屈人性的巨大生命力。

同样是要写那逝去了的苦难生活，并使它更具有浪漫色彩，我以为邵振国近乎于自传体的中篇小说《河西行》的弊端就在于作者一味地陷入了故事的叙述中，而且囿于线性的陈述，忘却了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背景描摹，忘却了对形式和技巧的刻意追求，便使得这篇作品真的显得呆板而缺乏鲜活。我以为小说中60年代政治斗争的氛围描写压过了上述的艺术性和技术性描写，有钻进70年代创作俗套的嫌疑。尽管小说中尚有许多风俗和风情的点缀，然而这仅仅是点缀而已。

一般说来，短篇小说创作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水平高低的试金石。我以为邵振国的短篇小说最能体现他的风格，而且最有美感生命力的篇作仍是那些用重彩浓墨抒写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缺乏时间的清晰维度，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富有了属于自身空间的艺术张力。《白龙江栈道》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浮雕式的，作者并不注重用故事来塑造性格，而是用大量的风俗描写和异域情调的画面来构造小说整体的艺术效果，甚至使你感到陷入了背景的营造中，但正是这样的构图才真正形成了小说摇曳多姿的特殊地域文化色彩和风俗情调。我们从那幅充满着异域情调的青藏高原油画中，看到的是人性的魅力和文化的魅力。在那

响彻耳畔的不断出现在小说中的“噢——剿、剿、剿、剿——”的“喊大山”的吆喝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性的回声和历史的回声，道尔吉和昂曼两人完成的不是宗教的礼仪，而是充满着人性哲理的灵魂洗礼。小说在风俗画和诗的交响中最终完成了人性内容的抒情，给人以久久的回味。同样，《毛卜喇之夜》这样的作品并不注重故事和人物的描摹，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意泼洒，然而，作品最终以一个突发事件凸现了人物的性格，将假恶丑与真善美的两极像揭谜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这样的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手腕，看似不经意，却是苦心孤诣。它使我想起了契诃夫、梅里美、莫泊桑、鲁迅、沈从文、孙犁等这样的短篇圣手的某些手法。当然，能够达到这样高水平的短篇在邵振国的作品中还不很多。

《远嫁》、《豌豆秧儿》和《上堡子杨青柳绿》虽然是书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但是其风俗画和浓郁地域色彩弥漫其中，便有了几多西北风情的本色，作为一个远在江南的读者，仍能给我审美的满足。

这是一个消灭风格的时代，布封那句“风格即人”的名言至今已不再被现代小说家——尤其是“后现代”的晚生作家们所看重，甚至把风格视为一种僵死的模式而唾弃之。说句大实话，这些年来文坛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那许多貌似新潮的小说作法，往往都是摹仿西方的赝品，从手法技巧的摹仿借鉴发展到思想主题、情节，乃至细节的摹仿，这恐怕就谈不上是借鉴了。正是由于年轻作家悬浮在都市中，生活在单调的生活空间里，缺乏深厚的人生经历与人生经验，缺乏生活中贴近自然的一面，所以只能躲在高楼的一隅中独白“私人话语”。当然，生活无处不在，任何生活都是生活，是创作的真谛与常识，然而，大家都去反映、倾吐同一样的生活和内心情感，

那么，就与我们蜗居在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式的公寓里又有何两样呢？文字一俟失却了多样的色彩，它的艺术生命还能长久吗？

邵振国的小说创作虽然没有那种即时性的轰动效应，但是，他的小说是具有较为稳定的风格的，风格可能因时代而埋没了他，但风格亦会因历史而成就了他。相信未来的文学史上会留下属于有风格的作家作品一笔的。

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不易，同样，坚守自己的艺术风格也不易。

邵振国在未来的创作中能执着地走下去吗？！

1998年4月15日

于紫金山下

目 录

总序	丁 帆 (1)
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中的文化意蕴	丁 帆 (1)
河曲，日落复日出	(1)
雀舌	(39)
大水河	(141)
拐枣	(199)
远乡夫妇	(261)
远嫁	(325)
豌豆秧儿	(353)
毛卜喇之夜	(379)
白龙江栈道	(397)
上堡子杨青柳绿	(421)
后 记	邵振国 (439)

河曲，日落复日出

造筌的人

雪。远看，是雪。再远看，还是雪。

河曲，就在这雪坝子中间横着，河曲，也是这雪坝子的名字。

哦，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再走，天压死你，地缝子夹死你！雪野，升腾着，地平线牵着云起起落落。

雪融了，这达达就变成了草坝子，草坝子上没路又有路，野畜牲饮水的路，一条条细细的，向这里伸来。而在这雪天，连只黄羊也瞅不见，整个河曲就是那黄羊的臀蛋子，一团白。

雪天，抵不住他的筌大，他造的筌，筌把上刻着个卍字，保他顺利、吉祥，打不着鱼，也死

不了。

筌爹朝前走，草编的暖鞋，木底，踩得冰雪吱吱响。狗跟在后头，东闻闻西嗅嗅，饿疯了似的，看那雪下是否埋着一窝冰死的草原鼠。老汉没回头只恶狠狠地喝了一声，狗急忙跟上。跟到他脚下，他又抬起那木底暖鞋哐地一脚踢在狗嘴上。

狗没有叫唤，乌黑的眼底没有怨恨，这狗日的家伙知道，筌爹怕它吃了带瘟带毒的野货死掉，它死了他身边还有谁！

就是有个一儿半女，那不是他的帮手，下河捞鱼，全靠狗伴着他。老汉常想，到底是筌重要，还是狗重要？没有筌，鱼捞不起来，光有筌，他会被野畜牲叼了去。

他虚眯着眼，躲闪着白刺刺的雪光，瞥瞥前面已望着的冰带子，从他多大年岁上便在这条非驴非马的路上往往返返，他思不出个头绪。

筌，背在老汉的背上，这最原始的工具，牛毛编成网，藤条拱个大圆，网结在藤上，藤缠在一根云杉把子上，把子上必有个卐字。河曲数百里，早先没人会造它，不知农民们捕鱼用啥？筌，却是从他这达造起。

老汉这大半辈子造了多少筌，却也记不清说不上，就像他记不得自己的年龄。他从啥时候就活在这世上，好像亘古就活着，活到现在了。

造的筌，卖了，换回来种子、犁头，还换回来羊、牛，羊农半牧，生活着。特别是冬春，雪灾后没的过活，那筌造得更勤，下河捕鱼回数更多。下河多少遭，却也不知。只晓得今天捕不到有明天，明天打不着有后天。

只有这曲，冰河，好记，混沌未开似的，只此一个。

来到曲边，那道湾子，昨日打凿的冰窟窿不见了，冰面上连一丝丝旧痕也寻不到，只有雪屑儿顺风飘飞。狗绕着那湾

子来回转，摇摇尾巴，像是说，没有了，昨天凿的洞我找不见了，你看，咋办？眼珠子直直地瞅着主人，细细察看着那脸色。跑热了身子，狗吐出舌，呵气一道道，立即又被冰面上的寒气吸尽。

隐隐地听到冰层下的流水声，老汉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这河曲是个女人，还不喜欢旁人在它身子上钻窟窿？门还闭了个紧！

狗又嗅着鼻子在冰面上寻视，冰河那光滑的身子滑得毛爪子直打趔趄，老汉跟上来，暖鞋木底敲着冰面格外响，脆亮。冰，晶明明的，折射着天光，一条鱼，厚厚地镶在冰层内，或许是看花了眼，那儿根本没有什么鱼，不过是冰层内的几道斑纹，天工造化，看着像条鱼罢了。像是块鱼的化石，又像先民们在岸壁上留下的画。

狗，毛爪子依旧刨着，想把那化石般的鱼儿从冰层内刨出来。

当地一声，老汉把筌连同背褡子一起扔在了冰上，抹了把嘴四周那硬硬的黑胡须上早已结成的冰碴儿，提起镢头开始开凿。

狗便在他身前身后地转起来，摇着尾巴。

冰冻得好结实，好厚，镢头凿不开还得用钎。冰屑儿嗖嗖四溅，刀子似地刺向老汉和狗的脸颊，老汉那光光的羊皮袄襟前也抹上了一层冰花儿。

当，当，镢头撞坚冰，发出金属的嗥叫，不时，羊皮袄便呼呼地冒起热气，毛烘烘的头，也被一阵阵的白雾包裹。

妈的，我要把这女人的门子钻开，钻开！当第一块冰圪塔剥离开河面，老汉的手虎口处渗出了血。

狗汪汪咬了两声，不知是看到那块掘开的冰而欢喜，还是

瞅见主人手上的血而恐惧。狗牙咬住那冰凌儿，拖向一旁。

又掘开一块子，他娘的冰，越往下越瓷实，咔嚓——一声，镢头把折断在那儿。钎与锤却又忘带了来。老汉怕它沉，人老了，经不住重压。望着冰窟，呆愣半晌，它还是个处女，妈×的！

狗围着那镢头的断柄咬了咬，那新断裂的木茬儿发甜，木把上的汗渍却是咸的。它瞅着主人向后逡巡着身，怕主人把火气撒在它身上。

不料主人呵呵呵地笑了，笑声与掘开的冰块子，与断了的镢把，凝结在一起。稍时，“喝——”地一声，老汉赤手伏身冰窟。

他想靠双手把它掀开来。老子能造筌，就造不得你！冰的裂纹吱吱扎扎地呻唤，却一丝儿也不动弹。十指，更向内里钻去。这双手，被竹皮茅尖割破多少次，被藤刺藤毒致伤多少处，搓牛毛绳织网，掌心、指尖落下几层硬茧。隆起嶙峋的骨架，努尽了力，十指，乃至手背，忽地红肿起来，麻木，失去疼痛。

狗嘴龇着利齿，也在冰窟边缘疯咬一阵，伴着嗷嗷的哭似的声音，嘎扎扎扎——冰，那个女性的躯体终于屈服了。

日头灰蒙蒙的，已行到中天，天空整个一片似晴非晴的样，隐约透出日头那白亮的轮子。

老汉笑咧着嘴，头上冒着汗，坐在冰窟旁，水溅上来湿了他的皮袍也不管顾，捧着块晶亮的冰，嘎吱嘎吱地嚼食着，像嚼羊骨头。

狗也卧在那背褡子上，等候主人吩咐，下来该干啥，看来要歇一阵呢。它瞅瞅旁边撇着的筌，静静的，似冻结在冰面上。它那黑眼珠呆闲地从那牛毛织就的网孔中穿过来透过去，